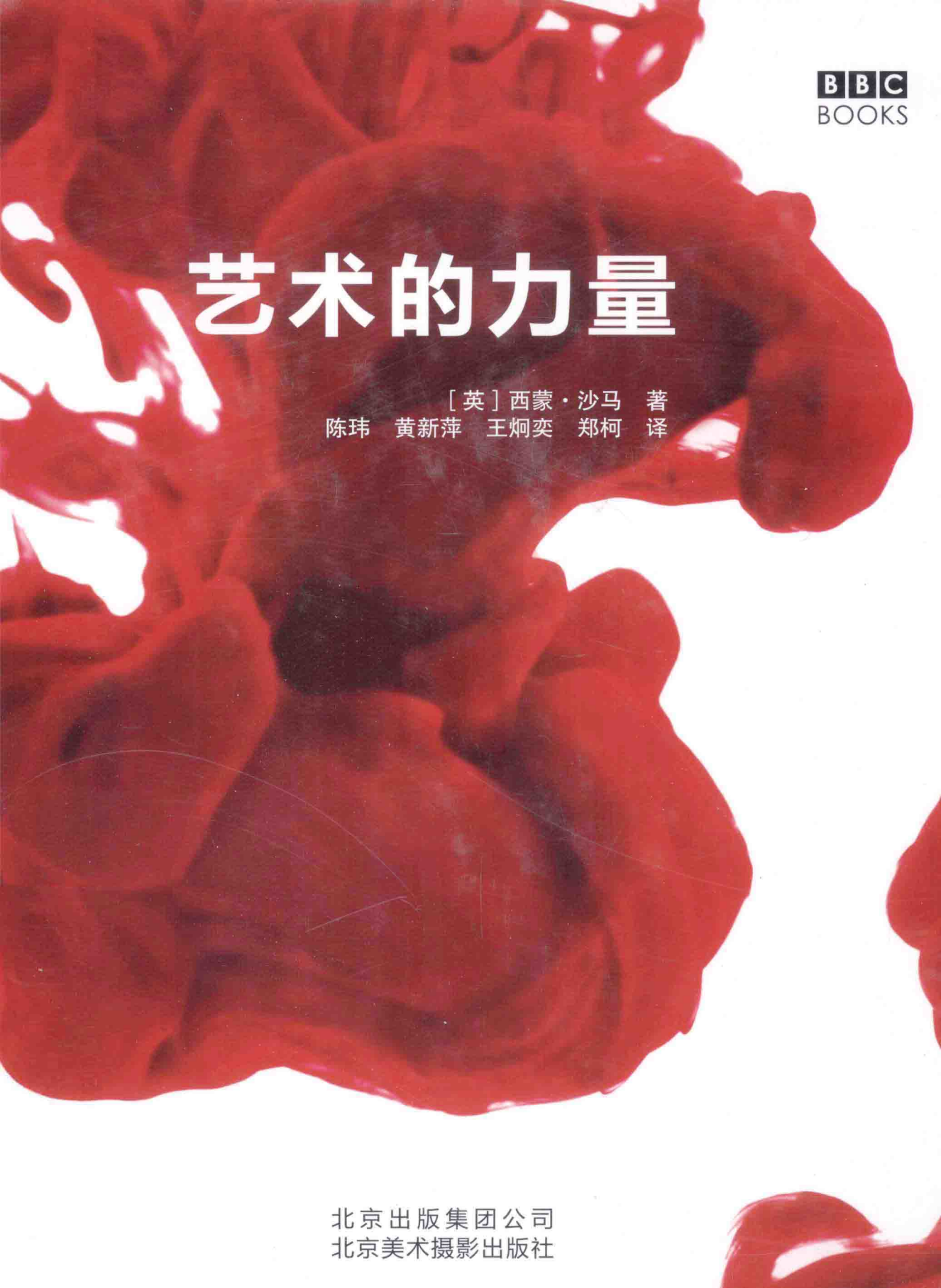




BBC
BOOKS

艺术的力量

[英] 西蒙·沙马 著
陈玮 黄新萍 王炯奕 郑柯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艺术的力量

[英] 西蒙·沙马 著
陈玮 黄新萍 王炯奕 郑柯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Original title: Power of Art
Copyright © 2006 by Simon Schama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PG ARTMEDI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的力量 / (英) 沙马著 ; 陈玮等译. — 北京 :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5. 3
书名原文: Power of art
ISBN 978-7-80501-718-1

I. ①艺… II. ①沙… ②陈… III. ①绘画史—世界
IV. ①J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5137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2-2887

责任编辑: 钱 颖

执行编辑: 萧 歌 张立红 张文佳

责任印制: 彭军芳

艺术的力量

YISHU DE LILIANG

[英] 西蒙·沙马 著

陈玮 黄新萍 王炯奕 郑柯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京版北美 (北京) 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旅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190毫米×245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7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501-718-1

定 价 99.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目 录

引言 4

卡拉瓦乔 将天神打入凡间 12

贝尼尼 奇迹创造者 74

伦勃朗 奢华背后的艰难时世 120

大卫 弄潮革命的画家 170

透纳 绘画的极境 220

凡·高 从心作画 282

毕加索 走向现实的现代艺术 336

罗斯科 喧嚣城市中的寂寞之音 378

致谢 419

鸣谢 421

进一步阅读 422

译后记 424



艺术的力量

[英] 西蒙·沙马 著
陈玮 黄新萍 王炯奕 郑柯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Original title: Power of Art
Copyright © 2006 by Simon Schama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PG ARTMEDI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的力量 / (英) 沙马著 ; 陈玮等译. — 北京 :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5. 3
书名原文: Power of art
ISBN 978-7-80501-718-1

I. ①艺… II. ①沙… ②陈… III. ①绘画史—世界
IV. ①J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5137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2-2887

责任编辑: 钱 颖

执行编辑: 萧 歌 张立红 张文佳

责任印制: 彭军芳

艺术的力量

YISHU DE LILIANG

[英] 西蒙·沙马 著

陈玮 黄新萍 王炯奕 郑柯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京版北美 (北京) 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旅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190毫米×245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7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501-718-1

定 价 99.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目 录

引言 4

卡拉瓦乔 将天神打入凡间 12

贝尼尼 奇迹创造者 74

伦勃朗 奢华背后的艰难时世 120

大卫 弄潮革命的画家 170

透纳 绘画的极境 220

凡·高 从心作画 282

毕加索 走向现实的现代艺术 336

罗斯科 喧嚣城市中的寂寞之音 378

致谢 419

鸣谢 421

进一步阅读 422

译后记 424

艺术是一个谎言，它令你认识真实。

——巴布罗·毕加索

艺术很危险。没错，它从未纯洁过。

如果它纯洁，那就不是艺术。

——巴布罗·毕加索



引言

伟大的艺术有其可怕的一面。美术馆中人人噤声，皆秉崇敬之心，假象由此形成，让你相信大师们的作品都彬彬有礼，其景象平静、愉悦，使人着迷；实际上，它们都如暴徒一般。最伟大的画作冷酷无情，诡计多端，它们会锁住你的咽喉，让你的沉着无处藏身，然后迅速行动起来，让你失去对现实的正常感觉。

你进来不是为了避雨，对吧？周日下午，你专门来到博物馆里面，准备好好来一剂美的享受。二维画面营造出幻觉的魅力，有它陪伴，时间缓缓度过，一切都如此纯净。那些银盘子上的草莓，你难道尝不到吗？普罗旺斯黄褐色山丘上的松树味道，你难道闻不到吗？荷兰醉汉们打嗝的声音，你难道听不到吗？那公马如水如丝绸般光滑的皮毛，你难道摸不到吗？不，你不能，不过，想象一下，让自己的眼睛狂欢一下，向幻想缴枪投降，这也没什么不好。你已经习惯了这个套路，让颜色主动找你，让你的眼睛游走于画面之间。也许你会带着语音导览器缓缓前行：悄悄走近，仔细凝视，认真倾听，慢慢走开；再悄悄走近，仔细凝视，认真倾听，再慢慢走开。和缓而富有权威的声音控制了你的注意力，那是一个男性的声音，他应该穿着昂贵的西装，发音清晰，透露着上流社会的智慧，深思熟虑而富有理性。听

着这样的声音，你也不会太累，还能有力气去逛逛礼品店。

但出于某些原因，你偶然脱离了正常轨道，拐个弯儿，耳机里也没有说明，某些奇怪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塞尚笔下的一碗苹果，它们斜斜地放在桌子上，难道不是有些失去平衡、让人有点揪心吗？说起来这个，那个桌面似乎有点掀起来了，上面的东西几乎要四处乱滚了——不过这样的运动似乎永远不会开始，但是也从未停下。发生了什么？或者是伦勃朗的眼神，从他塌陷而又僵硬的脸上射出来。真是陈词滥调，真是过时的笑话，真是伤春悲秋：观看者在被人看。但即便如此，你也抑制不住，还是要盯着他，被他引诱，被他纠缠，仿佛一切都是你的错。对不起，伦勃朗。画廊里的人都消失了，画廊的墙也消失了。你落在某个低劣舞台催眠师的手里。你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往前走、往前看。嗯，为什么不呢，去看看提香笔下甜美的裸体，横陈在起伏的山丘前，而且，噢噢，奇怪的事情开始显现，可不只是在你的眼中。【译注：没有发生在眼中，发生在哪里了？请自行想象吧！】或者，你尽职尽责地站在一幅立体主义拼贴画前，过去没有搞明白，现在还是不知道它意义何在，至少不知道它如何能令人愉悦，但管那么多呢？你还是打算试试看。然后，在你发觉之前，你的大脑随着那把轻轻演奏的吉他开始起舞了。报纸的碎片、模糊不清的笛子、边缘、平面，全部互相交换位置，也根本不问行不行，在清晰的焦距视力范围内来来去去，而你发现自己还挺喜欢这种感觉。你再次被搞定了，瞠目结舌。生活被改变了。

艺术的力量，就是心绪不宁的惊诧所具有的力量。即使看上去是模仿，艺术却不仅仅是复制我们熟悉的世界，不是将现实艺术化去替换可见世界。艺术的使命，不仅限于传递美，更是要破坏陈腐与乏味。它发挥作用的过程确实包括用眼睛处理信息，但在那之后，一个开关就被打开了，产生另一种景象——某种戏剧化的观看方式。我们所了解的和记忆中的落日与向日葵，与在透纳和凡·高笔下的样子完全不同，仿佛彼此处于两个平行宇宙之中，哪一个更生动、更真实？答案也不那么明显。似乎我们的感觉设备被重新设置了。所以，有些时候，在艺术的力量冲击之下，我们当场震惊，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电视行业可不喜欢出乎意料带来的不便。拍摄需要细心规划。这个节目的每一集，要展现一名艺术家的生命和职业生涯中的某次危机，或者是他创作某件画作或雕塑的艰难时刻。不过，在介绍那个高潮时分之前，我们也会谈谈艺术家的其他作品。当我沉浸于这些作品之中时，常常不能自己。对某些作品，我过去很轻率，把它们看成欣赏大作之前的热身，可真的亲眼看到它们时，而不是从复制印刷品等苍白无力的媒介上，也不是从我自己暗淡模糊的记忆中，我就会发现：这些作品突然以某种底气不是很足的方式，威胁到名作的地位。

我有些愧疚，也再次受到了教育，有时候还会发脾气，希望把节目弄个底朝天，腾出一些地方，把这些突然显现出重要性的画作放进去。导演们听完我的话，会尽力不翻白眼，有时候会为这些篡位者留出地方，有时候不会。

举个例子，凡·高的作品《树根与树干》，绘制于1890年的夏天，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周。初看上去，画面好像选择了野田鼠的视角，画着它眼中紧密纠结在一起的植物，枝枝杈杈，盘根错节，完全无法看到任何风景，令人窒息，使人疯狂，似乎要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不论空间上还是心理上，我们都无法放松，不仅仅因为那些树根被可怕地放大了。它们有些像爪子，有些像骨骼，有些仿佛金属或机械一般，困在它们的囚笼中的，是几棵迷你树。上下颠倒，远近难分。在这里，我们真正看到的，是对迷失方向的图景的精心描绘，是画家喷射而出、穿越空间的神经节。

在这之前，像这样的东西，从来不敢画成一幅画。在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在鸢尾花和向日葵之类的大作中，没多少人留意它。它也不太会被做成明信片；除非你想勒死谁，你也不会想要一条有这样图案的丝巾。

此后，当我以为已经阅尽千帆，透纳又出我之意料。一个雾蒙蒙的晚秋下午，我们正在苏塞克斯的皮特沃兹大宅^①拍摄，这是埃格雷蒙特伯爵^②的家，他是透纳最优厚的资助人。在大宅顶层，有一间上锁的图书室，它曾给与画家，让其用作画室。大宅的管理人十分慷慨，让我进到房间里。房内书籍满墙，大概透纳全都读过，要么，他在作画时将其视若无物。在他最喜欢的地方，竖着一个画架。随着十一月的雾缓缓降下，透纳的魂灵也开始窃窃私语，也许正因如此，我才能在一幅小画中看到更多东西，这幅画位于楼下长长的走廊中，在维多利亚时代，它的名字叫《奇切斯特运河风光》。透纳绘制了四幅皮特沃兹以及周边风景系列画作，用作护墙板。这幅作品是其中之一，但这些画并非完全照搬当地风景。画中的公园充满了玫瑰色仙境般的光辉，那些牡鹿的鹿角卡在一起，仿佛神话里中了魔法的武士化身而成，彼此争斗。

看看远处地平线上的教堂，我们能由此知道这是在奇切斯特附近吗？或者完全是另一个地方，源于不断变老的画家的想象，想象浪漫而又充满宿命的人生旅程？神秘的光线洗涤着

^① 皮特沃兹大宅（Petworth House），位于英国的苏塞克斯郡（Sussex County），是17世纪晚期修建起来的大型宅邸。如今，该地存有重要的绘画和雕塑收藏，其中包括19幅透纳的油画。该地也进入了英国国家遗产名录。

^② 埃格雷蒙特伯爵（Earl of Egremont），英国爵位名，赞助透纳的一位伯爵，全名为乔治·温德姆（George Wyndham）（1751—1837），是多位艺术家的热情赞助人，透纳的对头——英国画家康斯坦布尔也接受过他的委托。

场景，让人禁不住要怀疑，运河也许不是用来运输木头和钉子的快捷水路。画面左边有一艘粗短的小船，里面坐着一个男人，身穿外衣，头戴一顶破旧的帽子，这正是画家众所周知的习惯。那么，可能这幅画不只是一幅作品，更是他自己。1827—1828年创作这幅画时，透纳已经人到中年。画面仿佛是一扇想象的窗口，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偏右，一艘幽灵般的船只，沿着运河直接驶向我们，不知道它的动力来自哪里，因为帆已经收拢，也看不到拖动的痕迹。这只不过就是一艘日常的平底载货帆船，就像《白鲸》^①中亚哈船长的皮廓德号，也只是一艘捕鲸船。黑色的桅杆倒映在水中，船在微光中向我们慢慢划过来，仿佛某种不可避免的预兆。原来，《奇切斯特运河》是充满寓意的自画像，被偷偷放在透纳最有权势的资助人的走廊之中，伪装成风景画。这么做，脸皮厚得可以，却又感动人心。

接下来，到了最让人不安的部分，那就是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幽灵。这是圣约翰骑士团的祈祷室，是当地大教堂内一个长长的房间，教堂的墙上扭动着过于考究的木刻花纹，逝去的武士的雕像留着胡须，躺在坟墓上，与镶嵌的珍珠母贝壳们一起闪着光。卡拉瓦乔当时是被定罪的杀人犯，绘制这幅画等于他的出狱金牌，他画的是施洗圣约翰被砍头的场景。画中人物都是真人大小，各部分细节纤毫毕现，令人不安，似乎任何条框都约束不住他们。我们几乎可以直接走到房间尽头，走到他们跟前，与他们一起站在高处，俯瞰整个祈祷室。画面分为不对称的两部分。左边，一组人物聚集成半圆形，传统上，这些人是艺术之美的人性化体现：英雄之美、庄严、权威等。但在这里，他们就要参与到一次屠杀中，要锯断一个垂死之人的脖颈。画面右边，只有一条绳子在昏暗的监狱窗前摇来晃去，两个囚徒抻着、扭着脖子，想把头穿过铁窗，看个究竟。其中一人与犯下罪行的画家肖似，但卡拉瓦乔还以另一种方式强调了自己的存在，就在殉难者脖中渗出的血液里，构成了画家自己的签名。这也是他唯一签过名的两幅画之一。这样一来，画作将恐怖永远保存了下来。画家签下自己的名字，如同一个犯人；我们就像他画的囚徒，想要看个清楚，却又在惊骇的畏缩与震惊的仰慕中左右为难。

这三件大师的作品，不仅向世人证明了它们的创作者的存在，更似乎在邀请我们，或者说向我们挑战，要我们去和它们心灵相通。关键在于，它们将艺术家本人置于充满创造力的戏剧之中：凡·高，以急躁和狂喜的情绪描绘蓬勃自然的画家，却被自己的作品窒息而死；透纳，沉思生命之来来去去的诗人；卡拉瓦乔，虔诚的基督徒和罪犯，理解血的救赎，因为

^① 《白鲸》，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发表于1851年的小说，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

他有血溅三步的直接体验。《艺术的力量》展现了八位艺术家自我戏剧化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中，在极端压力下，艺术家创造出充满雄心壮志的作品，其中也蕴含了他们最本质的信仰。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他们自我最直接的证明，也是在宣告世人：艺术可以凌驾于令人愉悦的原则之上。这些作品，希望改变世界。

不过这样的艺术家可不常见。有些艺术家谦逊克己，不愿意逞英雄出风头；有些艺术家给自己的作品设置的目标更低调，模仿自然，或表现美；又或者希望二者兼得。这两类艺术家同样创作出了为数众多的极致精美、造诣精深的艺术品。但自文艺复兴肇始，最具野心的艺术家一直想要更宏大的成就，不甘于做劳心费力、技艺出色的手工艺人兼抄写员。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是创造者，不是伪造者。他们一直想要摆脱傲慢的出资人，这些人把他们看作跟装饰工匠差不多。“他以为他是世界之王，”吉安洛伦佐·贝尼尼的母亲跟教皇这么抱怨。在这些威严高傲的创造者心中，有一种神性的光辉。重要的是，有人认可他们的艺术中的高贵之处，如同哲学、诗歌或者宗教一般，是人类的必需品，而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在权力体制的拥有者——包括教皇、贵族、官僚、富豪等达官显贵，以及顺从的评论家面前，这种充满激情的坚定信念，让艺术家能够维护与强调艺术的权威和力量。不管是他们自己所写，还是传记作家笔下，他们戏剧化而富有创造力的生活也是如此，充满了斗争，或是与迟钝的出资人，或是与他们的侍从，或是与懦弱而自负的评论家。剧中的一幕幕，仿佛都是天之大难，降临在这些坚决果敢的艺术创作者头上，他们拥有远大的视野，即使陷入困境，也终将战胜磨难，成就大器。

在富有创造力的戏剧中，这些充满危险的时刻，正是《艺术的力量》想要捕捉的东西——极端压力下的经典之作。而艺术史家也有职业病，要把这些创造性时刻的戏剧性张力一笔勾销，取而代之的：是对受折磨的艺术家们的浪漫幻想，还要把它们组合成陈词滥调；是缪斯之书中过时的故事；是对艺术气质的现代版老生常谈。古代大师们如果泉下有知，会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在讲什么。当然，有一个凡·高，就会有一个沉着冷静的塞尚；有一个杰克逊·波洛克^①，就会有一个马蒂斯；有一个被愤怒驱使的画家，就会有众多画家自律而宁静的工作和生活。但是这些性情乖僻的艺术家蔑视常规，知道自己拥有神一般的力量，他们容易忧郁，防御心强，与短视、虚荣的出资人合不来，与竞争对手争斗，只有自己的恶意能与那些家伙的平庸相配。早在几个世纪之前，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类似的故事就已

^①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美国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运动的主要力量、代表画家，以自己独创的滴画而著名。

经开始了。实际上，从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有记载开始，故事几乎就开始了，比如金匠、雕刻家、传记作家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的自传，还有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当时为米开朗基罗撰写的传记。

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神圣之力，瓦萨里的记录清晰无比。上帝将他亲自送到大地上，要他呈现所有艺术形式的完美：绘画、雕塑、建筑。工人们看到他的一幅壁画草图，纷纷宣称那是比人还要神圣的存在。米开朗基罗与教皇、公爵争执，他在自己著名的脚手架上绘制完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达成了艰苦卓绝的伟业。瓦萨里暗示：米开朗基罗知道自己拥有超人之力，因为他在卡拉拉大理石采石场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曾思忖着模仿古人，在群山中雕刻出自己的巨型石像。

实际上，正是米开朗基罗惊人的多才多艺和超人般的勇猛与才能，激发了切利尼，令他撰写充满卖弄和炫耀的自传——《生命》（Vita, 1558—1566）。他的传世之作——铜像《珀修斯^①和美杜莎的头》，完成于1545—1554年，要放在佛罗伦萨的佣兵凉廊（Loggia dei Lanzi）之中，蛇头女怪被割下的滴着血的头颅（在当时被认为是技术上的巨大成就，难度极高，切利尼也尽力指出，他的同代人认为它不可能完成）是有意要对抗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只要有会，切利尼就会引用米开朗基罗对他的作品的颂扬，保证子孙后代能够想起，这个金匠与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大师身处同一时代。他也能沾染一些不朽声名。

不过还是有区别。瓦萨里笔下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个冷峻的、有人形的神，高居于他自己的脚手架之上，高傲地俯视有种种缺点的凡夫俗子。切利尼对自己的描述，却完全不同，纯粹是俗人一个。他是肉欲享乐的魔鬼化身，他认为自己才华出众，可以不循芸芸众生必须遵守的常规，这样的艺术家，他是第一个。关于自己最早的记忆，是在他还是蹒跚学步的孩子时，就已经拎着一只蝎子的蛰，在自己惊恐的祖父面前晃来晃去，欢欣不已。是真是假，我们永远不知道，但从一开始就能明显看出，切利尼希望将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人，一个视庸庸碌碌、优柔寡断之流的恐惧为笑柄的人。那时，没有什么本韦努托不愿意做，或是不能做的。他是金匠和雕刻家，又是音乐家、诗人、战士、剑客、炮手。要说他的书里充斥着性和暴力，真是低估了他。切利尼是一个不知悔改、稀奇古怪的纵欲狂，男人、男孩、女人、女孩、荡妇、人妻，几乎只要是会动的，他都照单全收。对某些女人，他甚至很残忍，几乎有虐待倾向。卡特琳娜是他的一个情妇，她够胆结婚之后，切利尼进行了三重复仇：给

① 珀修斯（Persues），希腊神话人物，是宙斯的儿子，借助雅典娜的帮助，用计杀死美杜莎。

她老公戴绿帽子，强迫卡特琳娜用十分不自然而且痛苦的姿态为自己长时间做模特，然后再痛打她一顿。切利尼还有多次杀人和暴力袭击记录，对此他毫无悔意，而且还很喜欢有滋有味地讲述这些“事迹”的细节。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声誉遭到指责，他会马上动怒。一旦自己起了意，在哪里能够“爽一下”，他会跟教皇或者王子讲这些，而且毫不内疚。

读过他那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后，人们会发现，切利尼认为自己的欲望、冲动和灵感密不可分。刺中别人脖颈、拖着小男孩上床的本韦努托，和有着无尽才能、可让青铜发生奇迹的本韦努托，是同一个人。也许他希望我们这么想。毕竟，他曾夸口说：他更愿意用艺术杀死敌人，而不是用剑。但是，消灭怀疑者和嘲笑者的本能是一样的。所以在他的生命中，他总是用恶魔般的力量，不断挑起和应对对手的挑战。在他50多岁时，因为鸡奸被软禁在家，自己曾经取得的几乎完全不可能的、艰巨的胜利，开始让他着手一件伟业——撰写自己的自传。因为不给笔和墨水，据他说，他就用手边的材料——将刮下来的砖末溶成液体，作为墨水；用门上的一片木头作为书写工具。就此，这残忍的英雄，对自己的力量无比自信，对目光短浅的挡路凡人毫无怜悯之心，他的故事开始了。

故事中有名的高潮，发生在切利尼的青铜雕塑《珀修斯》准备浇铸之际，当时雕塑家病入膏肓，深信自己即将离世。但他相信，至少自己的作品能够长存，而且会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齐名。然而，熔化的金属出现严重的问题，合金的基液开始凝结。一个男人，腰弯成“S”型，出现在高烧不退的大师的病床前，拖长声音，告诉他这伟大的工程即将失败。似乎是要回应那邪恶的幽灵，切利尼从床上一跃而起，要拯救这已经花了9年时间的作品于水火之中。整个情节开始变得仿佛歌剧一般。有一个熔炉爆炸了，一场暴雨倾倒在工作室之上。两百个锡盘和厨房用的罐子被扔到熔炉中，好让熔化的液体达到正确的成分，稳定下来。在一切都乱糟糟的时刻，大艺术家仍能保持冷静。当然，《珀修斯》得救了，而且完美无瑕。切利尼《生命》一书中的记述，保证让每个看到这雕像的人都会记得：艺术家用何种超人的方式，创造了这件作品。

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像切利尼的口才一样，充满了艺术家的自大狂妄。但从卡拉瓦乔到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这些故事都遵循一个传统：艺术家们都自觉将自己看作艺术力量的化身，仿佛英雄一般的人物。每个故事都有一幅作品为主导，它们要么面临出资人的巨大压力（伦勃朗），要么处于某个政治时刻（大卫、透纳、毕加索），要么出于自我辩护的意识（卡拉瓦乔、贝尼尼），要么来自于他们自己心目中认为的艺术本该有的样子和意义（凡·高、罗斯科）。艺术家的能力在这些时刻面临考验，他们不但满足了接受委托时的

条件，更超越了这些约束和规矩。

不仅如此，艺术家们创作这些作品，更为艺术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产生出前所未有的东西。有些情况下，比如伦勃朗、透纳和毕加索，面对那些时刻的挑战，他们创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作品，如此出色、完美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这些作品他们再也无法重复，不仅他们自己不行，更不用说那些追随者和模仿者。

所以，构成《艺术的力量》的种种戏剧化的瞬间，不但是艺术史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怎样，这些区别对我来说有时候根本无法分辨）。决定艺术品成败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和体验共有的东西——救赎、自由、死亡、侵犯、世界的状态、我们灵魂的样子。所有这些作品，用它们多种多样、不可比拟的方式，表现出令人震撼的美，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震撼感到羞愧或渺小。但是它们的创作，即使是——或者说特别是——抽象艺术家罗斯科的作品，根本不是为了达成美学效果。最著名的，当属毕加索（他不排斥美）的话，他用最尖锐、最理直气壮的方式说道：“绘画不是用来装饰房间的，它们是战争的武器。”实际上，在完成《格尔尼卡》（Guernica）之后，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用来制造完美的室内装饰作品，而这更说明了这些如天命般作品的创作是多么不寻常的事件。但当它们出现时，这些作品仿佛暗夜中的闪电，告诉我们世界的样子，告诉我们内心的样子，任何平淡无奇的至理名言都无法传递这些东西。它们在这么做的时候，也就以无可反驳、不容置疑的方式回答了一个恼人的问题，这是每个不情愿欣赏艺术的人提出的问题。无论是9岁还是59岁，他们被拖入博物馆的大门，脚步迟缓，长叹一声，十分期盼了解球赛结果或时装折扣信息，他们会问：“好吧，好吧，可是艺术到底有什么意义？”

An abstract, high-contrast image featuring a vibrant red ink splash or liquid movement against a stark white background. The red forms are fluid, swirling, and organic, with some areas appearing more saturated and others more translucent, creating a sense of dynamic motion. The text '卡拉瓦乔' is overlai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red splash.

卡拉瓦乔

将天神打入凡间

